

百年建筑里的咖啡戏剧

□ 南西

咖啡戏剧?当我看到上生·新所发出的咖啡戏剧节海报时,立刻被这种新颖的戏剧表演形式吸引了。

上生·新所,是上海网红地标之一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,这里是美国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,只对外国侨民开放。改革开放后,它变身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办公地,戒备森严,闲人免入。3年前,经修葺整改后,重新对外开放,神秘面纱终于得以揭开。不久前举办的首届咖啡戏剧节,以上生·新所里具有百年历史的历史保护建筑海军俱乐部为表演场地,戏剧为老建筑注入了新“灵魂”。

咖啡戏剧,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。1966年,巴黎拉斯巴伊大街开了一家兼营戏剧表演的“皇家咖啡馆”,人们发现在咖啡馆里看戏特别轻松自在,于是这种创新的休闲形式不久之后便风靡了世界。咖啡戏剧节总共上演六部咖啡戏剧,我挑选了埃里克·侯麦编剧的《降E大调三重奏》。侯麦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,之前,看过他导演的不少电影,很喜欢他的四季故事,只是彼时不知他还编过戏剧,而《降E大调三重奏》正是侯麦艺术生涯中创作的唯一一次戏剧作品。提及创作初衷,侯麦曾在一次采访中说:“我想重现一幅关于生活的画,并结合演员的表演、电影的意象、音乐、动作以及服装这些元素,使观众感受一段时期内真实生活和关系的复杂性,构成为时一小时的奇观。”

和传统戏剧在舞台上表演不同,咖啡戏剧是在咖啡馆的环境氛围中进行表演。海军俱乐部被布置成了一间男生单身公寓,壁炉、书橱、雕像、名画、古典沙发、茶几、红酒、咖啡吧台,既有家的氛围,又营造出咖啡馆的味道,观众仿佛身临其境到场景之中,恍若走进20世纪80年代的巴黎。叫人惊喜的是,主办方还为观众特别准备了“咖啡”座椅,现场观众的全部座椅以及场地里的茶几、吧台、咖啡杯都是由咖啡渣特制而成的环保产品。坐在“咖啡”椅上欣赏咖啡戏剧,这是一种多么新奇而别致的享受。

《降E大调三重奏》是一出双人喜剧,人物非常简单,一男一女,两人系一对分手恋人。正如侯麦电影的主人公常陷入情感的矛盾之中,《降E大调三重奏》关注的也是都市男女的情感问题。男女主人公在分手后的一年时间里,由恋人变回朋友,数度在男主角的单身公寓里见面,深入探讨了彼此对友谊与爱情的不同观点,两人呈现出若即若离的微妙情感关系。在这部戏里,侯麦引入了自己偏好的主题——音乐,全剧的主题音乐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三重奏K.498。这支曲子是莫扎特为单簧管、中提琴、钢琴谱写的作品,在剧中借由一张CD出现,充当引导剧情发展之作用,每一幕开启时都会响起。音乐是故事的源头,也是两人关系变化的触媒,都市男女情感的复杂和多面性融于音乐之中,看似情节简单,微妙的对话却充满了哲理,意味深长,引人思考。

有意思的是,侯麦选择莫扎特的降E大调三重奏K.498作为全剧的引子,并非因为他非常喜欢这首曲子,或者喜欢莫扎特本人。侯麦曾坦率地表示古典音乐三巨头里他最不喜欢的是莫扎特。不喜欢的原因是他觉得自己的本性和莫扎特的音乐很不像。不过,不喜欢并不意味着不去听莫扎特,恰恰因为不喜欢,才促使他去接触莫扎特,作为自我的一个成长过程。莫扎特的音乐情感丰富、复杂、多变,而这正符合侯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男女情感模糊的特质,所以侯麦又矛盾地表示:“我会很高兴地说我爱莫扎特,因为他的不和谐。”

一般在剧院里看演出,饮料和吃食是被禁止入内的,然而欣赏咖啡戏剧,观众可以边喝咖啡边欣赏,少了一份剧院里的正襟危坐,多出一份自在轻松的休闲感。演员们近在咫尺,触手可及,离他们只有两米远的我恍惚觉得他们并非戏中人,而是我们身边的朋友,仿佛就是一场朋友聚会中的闲聊,这种真实而生活化的观感是我以前没有体验过的,内心激荡出秘不可言的欣喜。咖啡的醇香,海军俱乐部的年代感,侯麦戏剧的朦胧感,三者融合成一种全新的休闲娱乐方式。我暗暗心想,降E大调三重奏不就是“建筑+咖啡+戏剧”的三重奏嘛。

477

禅宗有个词语,叫“传灯”,“灯”代表佛法,“传灯”即表示佛法如灯之焰传续不绝。故禅师事迹的汇辑,就叫《传灯录》或《灯录》。我不信佛,不信禅,但我觉得“传灯”这个比喻实在是好。

在今天,可以将“灯”理解为文明或文化。文明不是死的,不是靠图书馆的故纸堆或电子数据库来传承的——它是靠活生生的人来传承的。文明的灯焰,需要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,由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。只有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,文明才能延续,才称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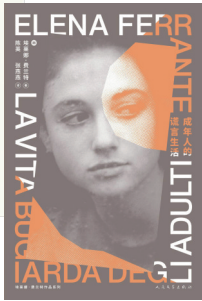
为文明。

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燃烧的,但在为了自己而燃烧的过程中,文明之焰,也就不会熄灭了。

478

复活节岛的巨石像是著名的原始奇观,有说是外星人留下的;北美很多地方都有土墩遗存,过去也曾有人认为是“土墩制造者”——消失的优越种族——留下的。何以会有这样的奇谈怪论呢?只因白种人发现复活节岛,到达新大陆时,当地土著都已趋凋零,其规模和技术都不足以承担如此壮观的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九六



新书快递

花衣魔笛手: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

[日]阿部谨也著 夏川译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故事发生在德国小镇哈默尔恩。据说这个地方鼠患严重,一天,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来到这里,说自己可以解决鼠患,村人许诺若解决后就酬以重金。男子便吹起笛子,这个城镇的老鼠都跟着,一个个走到海里淹死了。村人看到老鼠已经死了,就要赖不给钱。男子无奈地走了。第二年,男子又来,在城外吹起笛子,城镇的小孩便都跟着出来,和他一起走到一座山洞,随后山洞消失,小孩和男子都消失了。阿部谨也以这个神奇的传说为切入点,如侦探一般,追踪文献与史料,层层推理,步步逼近,揭示传说背后的残酷真相,呈现中世纪庶民的狂欢与哀愁。

中国妆容之美

李芽、陈诗宇著  
湖南美术出版社

本书以古画、雕塑、壁画为入口,以诗文典籍为辅助,展示中国古代妆容细节,探讨历代女性地位与东方审美,同时以29组真实妆容复原图,再现中国历代女性妆容之美。该书从夏商周的文身起笔,历数素妆风行的周代、彩妆肇始的秦代、审美成型的两汉、自在灵

动的南北朝、盛世华丽的唐朝、回归质朴的宋朝、少数民族风情的辽元、端庄的明、花样的清,不仅在细节处点明历代女性妆容的要点,也从侧面呈现了中国古代的社会风貌和审美思潮的变迁。本书不仅是一部详尽的妆容史,更是一部独到的中国妆容图谱。两位作者发起中国古代妆容复原项目,邀请造型、化妆、摄影专家和模特,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女性妆容复原。

人造美人

[日]星新一著 赵建军译  
译林出版社

本书结集了星新一39篇作品,包含《人造美人》《生活维持省》《被热恋的男人》《身份识别机》等。这些短篇题材新颖、知识新鲜、想象新奇,结尾出乎意料;同时立意深刻,读罢让人不禁反思。

成年人的谎言生活

[意大利]埃莱娜·费兰特著 陈英、张燕燕译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这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继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之后的最新一部作品,聚焦于出身那不勒斯中产家庭的女孩乔瓦娜的青春和成长。在她父亲离家两年前,十二岁的乔瓦娜偶然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自己很丑,越来越像他一直嫌恶的妹妹维多利亚,这句话驱使乔瓦娜第一次走向那不勒斯下城,面对父亲抛在身后的卑贱过往……

反读书记(一六六)

□ 胡文辉

工程。

其实,这恰恰是文明衰落(退化)的典型案例。巨石像和土墩,分别是波利尼西亚人、印第安人在其全盛时代制作的,但“光荣和梦想”久已失落,他们的后裔已遗忘了过去的技术,再也无法重现那样的雄心和伟业了。

说回来,我们去徽州看到的那些民居,去平遥看到的那些大院,在性质上,不也跟复活节岛石像或北美土墩遗存很有几分相似吗?不是很可见其先民的荣光吗?明清时期,徽商、晋商几乎平分了中国的金融业,富有四海,势倾一世,而今安在哉!今天的徽州人、平遥人,又哪里还有一点中国金融领袖的影子呢!

高罗佩小说译本的“真命天子”

□ 尹佩雄

1970年,一位友人送给我一本《黄金案》,书中的故事以公案小说的形式写成,我在幼年时曾对这类小说非常熟悉。这一平装本附有唐纳德·拉赫(Donald F. Lach)所写的精彩导言,其中提供了一些关于作者的启示性信息:高罗佩并非普通的侦探小说家,而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外交官与汉学家。

我很快去搜寻这一系列小说的其他作品。过不多久,我便如饥似渴地读完了整个狄公案系列,得知书中的主要人物来自一部真正的中国公案小说,高罗佩将此书译成了英文。在他的笔下,狄公的形象非常卓出,清正廉明,英勇无畏,足智多谋,处事公正并富有仁爱之心。书中的大奸大恶之徒同样令我关注,有些人诡计多端、阴谋狡诈,由虚荣、贪婪、权力和嫉妒所驱使,有些人则自以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。狄公与某些恶徒的斗智斗勇很富有戏剧性,也很有深度。另外,我从这一系列小说中还得到了一大乐趣,即高罗佩亲自编写的虚构年表,附在短篇合集《断案集》的正文之后。所有作品充满着幽默意味,而这一特质在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中是明显欠缺的。

高罗佩将清代公案小说《武则天四大奇案》前三十回译成英文本《狄公案》。在此书前言中,他详细指出了东西方探案小说的不同之处,并在后记中记录了翻译过程中应用的一些具体策略。凡是与高罗佩有关的著作和文章,我读得越多,对于他本人的喜爱和景仰之情也就越深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,扬威廉·范·德·魏特灵(Jan-willem van de Wetering)出版了一部高罗佩传记,使得我对高罗佩的了解更深更广。这本书中还提到了有关高罗佩的其他资料——比如杂志《美成在久》在1981年11月推出的高罗佩特刊,美国波士顿大学缪加尔图书馆收藏的高罗佩手稿,陈之迈所写的高罗佩传记也被引用在《美成在久》(Orientation)的一篇文章里。于是我四处收集查阅所有这些资料。

高罗佩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,并尽心竭力地在西方世界进行推介,如此一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的朋友,我衷心希望能够看到他被中国大众真正认识和了解。我曾经关注过有关狄公案小说的所有作品,包括台湾与大陆译本,以及大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。就在去年,我与高罗佩的幼子托马斯·范·古利克(Thomas van Gulik)通信时,曾在邮件中表示狄公案小说中译本的现状不尽如人意,并感叹我们在有生之年恐怕看不到忠实于原著的中译本问世了。没想到过后不久,托马斯发给我一封邮件,说是又出现了一个新译本,并附有译者张凌的联系方式。我读过张凌所写的译后记之后,立即从亚马逊网站上购买了这一新译本,看来我的悲观想法是言之过早了。我在亚马逊网站上发布了一条评论,表示自己终于发现了“真命天子”,这才是一个真正堪配原著的中译本。

张凌对这一系列小说的热爱体现在她的译作之中。近年来,高罗佩在中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,他理应享有这份荣誉。当你通过阅读张凌的译本走入高罗佩的侦探世界时,就会明白高罗佩及其著作为何会令我这个成年人如此钟爱,并且几十年乐此不疲。